

异邦行

■泓 致

俄罗斯行

秋末微寒步履匆,行空天马渡云峰。
 乌拉山伟横中亚,黑海水苍傲雪穹。
 仗剑亦夸彼得迹,举旗犹忆列宁功。
 时光冉冉浪潮起,俄域又旋普氏风。

伦 敦

绿草茵茵生生意,秋来雾都叶未霜。
 泰晤河傍闻史迹,温莎城里步沧桑。
 浮云举目逝若水,岁月吟歌慨而慷。
 啸傲龙腾天地近,英伦不慕美华疆。

简单写作,简单生活

■龙建雄

闲暇之余看书码字,弄着弄着就有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刊登在了报纸或网媒。于是,一些朋友见面就问,你赚了多少钱?你什么时候加入作协?你什么时候出书?

说实话,我真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些问题,人有梦想但不一定就能如愿以偿,所以我只好用笑一笑来搪塞大家。对于我来说,读书是一种本能,因为我觉得我嘴很笨,情商绝对属于低下那种类型,朋友圈很少看到我在一些场合与他人激烈争辩;写作是一种释放,是我嘴笨的一种互补。既然说不好话,那就用文字来进行转述,尽可能把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晰,尽可能用朴实文字让大家看懂,要是有更多的人喜欢那就求之不得。

女儿曾经很正式地问我,爸爸你写过那么多机关公文,与你现在的自由写作有什么区别?我告诉她,公文是命题作文,属于学生的应试范畴,得分多少取决于评卷的那几个老师;写作则不然,我笔写我心,我笔写众生,这种文字有其顽强的生命力,评分的人会是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。

很显然,朋友们对我良好祝愿充满着无公害,我心里该暗暗窃喜。不过,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给我过高的期许,我的初心也不过是你我普通人的平常心而已,无外乎曾经有过想法,做过那么一两个不切实现或眼高手低的梦。

人其一生难免会有许多欲望和追求,追寻的东西过多,目标设于高大上,就会成为自己生活的负担。我们都知道生命之舟需要轻载,但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的暗示却又在激励着我们前进,于是每走一步都给自己陡然间增添或多或重的负担。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,很少腾出时间来理智的做生活的减法,让自己浮躁的心态归零。

我们身边懂得做生活减法的人,他们知道适时放下欲望包袱才是人生前进的坦途。简单生活不是贫乏或缺少生活内容,而是繁华过后的一种觉醒,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。我做我的,做我很喜欢很愿意的事情,成也萧然,败又萧然,这就是一种去繁就简的生活,是一种简单而又纯粹的人生。

一个懂得简单生活的人,他会心无旁骛,他不会因为外界评价而干扰自己的身心和脚步。一如我们常用的电脑,不适时清理多余的软件,不及时修复错误的信息,系统定会瘫痪崩溃。我们的生活和电脑系统有着十分相似的运行规则,如果你想过一种简单快乐的生活,就不能背负太多不必要的包袱,要极力学会删繁就简。

生活其实真的很简单,就跟吃饭一样普通,把吃饭的问题搞明白,也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明白。聪明的人吃饭首要考虑口味,然后是既不点太多,也不会点很少,因为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就点什么,能吃多少就点多少。愚昧者则贪多求全、拼命点菜,什么菜贵就点什么,等菜端上来时已是眼花缭乱,即使勉强吃下,但也消化不了,还祸害了自己的肠胃。

记不起来在哪本书上看过一句话,“最人性的就是最好的”,这种人性,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。你饿了就吃饭,冷了就加衣,觉得知识恐慌就去恶补文化,感到心有愧疚就去行善积德。一切所作所为,顺其自然,本性使然,接受既来之则安之的现实结果。亮堂堂地活在当下,坦荡荡地活好当下,这是多美好的一种人生境界。

我和许多人一样,知道道理是常理,“鸡汤”是佛系,平时也大都不屑一顾。但诸如著书立言、署名作家、薪资稿酬,这般事情都是人一生难能可贵之事。人的生命和精力有限,欲望是填不满的沟壑,先不给自己扣上压力的帽子,减省一分,超脱一分,减却一事、轻松一世,我还是活在朋友们不知道的自我世界吧。

不去想那么复杂,真有一天实现朋友们的关切,我一定会给大家报喜。要是没有成功?管它呢。

秋来宜静好

■文 芳

褪淡了夏日的炎热,远离了烈日的喧嚣,删繁就简里,迎来了金风送爽。一场夜雨,几许凉风,让人感觉到了秋的轻盈和惬意。菊花,登高,重阳与斜日,一行归雁、两枝黄花、几树落叶,就隐隐点缀了心底秋色。水落石出、江天寥阔、万木萧萧,就构成了眼里秋景。葡萄碧透、麦浪金黄、桂花飘香,就酝酿了秋的味道。枯藤、老树、昏鸦,那是将秋浅浅吟唱的小令,落日余晖、江天一色、极目远眺,那是诗人胸廓秋的苍凉。采菊东篱、偶望南山、心与物遇、不落言筌,那是心与秋融合,情与秋的浑然。

进入秋天,身体舒展了,眉眼开阔了,承载心事的方寸之地亦成平原阔野。季节变换得不动声色,一切都稳稳地慢下来,举目领首皆是高天的辽阔与秋水的温柔。

四季里,色彩饱和度最高的就是秋天了。它的高远、辽阔,可任鸟儿飞翔,可任爱情比翼。天,是一望无际的蓝,像江南作坊的染缸里绦滤出的雨过天青色,澄澈的质地,明净的色泽,随手拍下的每一帧相片不用任何修饰,皆可入诗入画。云朵更美,有时是饱满圆润的棉花糖,是独属于秋天罗曼蒂克的童话。有时又如轻逸飘渺的薄纱,像古时女子红衫下露出一角的白绫裙,有着欲说还休的古典浪漫。空山新雨后,呼吸吐纳的每一口空

气,都是洁净清新的。

秋来雁落绿肥红瘦,春夏里蛇紫嫣红的花朵纷纷敛了气势,暗香疏影里,却见一丛丛小小的雏菊开在墙角和寻常巷陌。城市里土壤稀缺,似乎更适宜栽在陶潜笔下的陌上篱边,开着小小的花儿,散着淡淡的香,看远山如黛,共秋水长天。

秋天是宁秀的,这种姿态也让人顿生安静。秋如人生,经过了春天的拔节,夏天的淬炼,慢慢地被磨去了棱角,褪去了浮躁,剩下盛况之后的平和。一叶知秋,一片或者几片,红的、半红的、红绿相间的叶子,随风翩然落入水中,顿时成了鱼儿的一方遮阳伞,蝴蝶的一叶轻舟。有些微黄的荷叶上还残留着曾经的芳华,告诉我们,它们昔日也曾风华绝代,让本已凋零破败的东西瞬间有了新的意义和想象的空间。

落叶悠悠荡荡的漂浮在水面,忽而颤动几下,忽而跳上几颗晶莹的水滴,谁能说它们不美呢?秋水很清,清的可以看见几尾大小不一的鱼儿欢快地在游动;秋水很静,静的好像没有一丝涟漪,都能听见落叶入怀的呢喃、虫儿窃窃的私语;秋水很深,深的像一双深邃的眼睛,让你觉得它神秘莫测,氤氲着雾一般的迷蒙。似乎是冰冷的,又像是多情的。秋水却也是倔强和自尊的,不信你挽起裤脚去涉足一

1988年,我是个卫生兵

■张爱平

在和平年代,我作为军人,虽未上过战场,但曾也受过无数人的尊重和爱戴。这不得不说到1988年的上海突然爆发的一场大型的甲肝疫情。那时,甲型肝炎病毒四处蔓延,上海交通大学也无所幸免。

1988年春节的前几天,上海交大致电我们师医院求援,我们师医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。会议决定,挑选12名医技骨干组成医疗救援队,并配带药品及医疗物资前往上海交大。这次,我作为野战军卫生兵也参加了。“你们不仅仅是白衣天使,更是一名军人,要牢记军人职责,希望大家在完成好任务的同时,也要保护好自己,待凯旋归来,我们为你们设宴庆功。”这就是首长在临行前给我们的嘱托。

到达上海交大已是下午五点多钟,校长带领校领导亲自迎接我们。因疫情,禁止握手,校长分别向我们行过军礼。学校后勤处早已把我们的住宿安排好了,

房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,两人一间。晚饭过后,我们马上与学校医院的各负责人碰头开会,认真听取他们对病情的汇报,经研究决定,把上海交大万人体育馆作隔离区,设置800多张病床,以及医生办公室、药房、护士办公室、消毒室、通道等,后勤处办公楼作化验室。动作极为神速。第二天,所有被传染者统统从宿舍搬入体育馆,学生宿舍和教室不允许留人,再对空房和物品进行全部消毒。

经我们医护人员核查,被传染的师生近700人(包括国外的学生)。面对这种环境,说实在话,我们也有些很担心自己被传染。所以,我们格外地小心。每天走出病区,我们脱了隔离服用肥皂洗手都是五六遍。走进病区,我们的工作除了抽血、打点滴、量体温、测血压、送样检等,还要与病患面对面进行交流,其目的是要患者放下思想包袱,保持心情愉悦才会更好地得以治疗。

我无法用有限的篇幅来描述白衣战士们所建立的功勋,更无法用有限的篇幅来描述临时隔离点时的工作全程。工作期间,我们虽是辛苦,但也快乐。忆想那时,病区总是笑语盈盈,他们每天都在交通电台为我们点歌,以示对我们的感谢。让我最为感动的是,一个女生竟然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,隔着我的口罩吻了我一下。那年,我才十九岁。

时间过得很快,两个多月过去了。由于医患相互的努力,使得疫情得以控制,治愈高达95%以上。在离开上海交大之前,学校为了表示感谢,用专车带我们游览了上海的景点(包括太湖和大观园),参观了上海几个最大的企业,还特意安排了四个摄影师为我们跟随拍照,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影集,盖章并友情留言,为我们每人按生肖和姓名共定做十二块金牌(包括荣誉证书)。在我们坐上军车即将离开上海的那一瞬间,学生们拿着手帕擦着泪水高喊着:你们是最可爱的人,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……